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言行龜鑒 第八卷 兵政門

錢宣靖公嘗率眾過河，號令軍伍，分佈行列，悉有規節，深為戎將所服。上知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朕嘗見儒人談兵，不過講之於尊俎硯席之間，於文字則引孫吳，述形勢皆閒暇時清論，可也。責之於用，則罕有成功者。今若水亦儒，特曉武事，深可嘉也。」

陳公執中知青州，兼一路安撫使，索民錢數萬貫修城，民間苦之。會賊王倫起沂州，入青州境，執中遣傅永吉掩擊，盡獲之。上聞之，嘉永吉以為能，超遷闔門使，入見，上稱美其功。永吉對曰：「臣非能有所成，皆陳執中授臣節度，臣奉行之，幸有成耳。」因極言執中之美。上益多永吉之讓，而賢執中，謂宰相曰：「陳執中在青州久，可召之。」遂以執中參知政事。

張忠定公復知成都。公至府，問城中屯兵，尚三萬人，無半月之食。公訪知鹽價素高，而廩有餘積，乃下其估，聽民得以米易鹽，於是民爭趨之，未逾月，得米數十萬斛。軍中喜而呼曰：「前所給米，皆雜糠土，不可食。今一一精好。此翁真善幹國事者！」

薛公長孺為漢州通判，戍卒閉營門，放火殺人，謀殺知州、兵馬監押，有來告者，挺身叩營，諭之曰：「汝輩皆有父母妻子，何故作此事！然不與謀者，各在一邊。」於是不敢動，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，散於諸縣，相繼捕獲。是時非公，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。

種世衡將軍城青澗，元昊寇邊，有併吞關中之意，其將綱哩拉號雅哩克，王某號天都王，各統精兵於別部，元昊倚為心腹。將軍謀有以去之。有王嵩者為人堅樸，白於帥府，表充經略司指揮，凡居室、騎從、衣食之具，悉出將軍。嵩感恩既深，將軍反不禮，以奴畜之，或掠治械繫數日。嵩乃不勝其苦，卒無一辭怨望。將軍知可任以事，居半年，召嵩，謂之曰：「吾將以事使汝。」嵩泣對曰：「嵩貧賤無狀，蒙將軍恩，致身榮顯，常誓以死報，而未知其所，況敢辭推楚乎？」將軍乃遣雅哩克書，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，另以數語隱辭，書於尺素，且膏以蠟，置衲衣間，密縫之。告嵩此非瀕死不得泄，如泄之，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，並以畫龜一幅、囊一部為信牌，遺雅哩克。嵩受教，至雅哩克所居，致將軍命，出囊、龜投之。雅哩克知見侮，笑曰：「吾素奇種將軍，今何兒女子見識！」度嵩別有書，索之。嵩佯目左右，既而答以無有。雅哩克不敢匿，乃封其信上元昊。數日，元昊召雅哩克與嵩，俱西北行數百里，至一大城曰興州，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，次曰中書，有數番雜坐，雅哩克預焉。召嵩，庭詰將軍書問所在，嵩堅執前對，稍稍去巾櫛，加執縛，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。

又數日，召入一官寺，廳事廣楹，皆垂斑竹箔，綠衣小豎立其左右。嵩意元昊宮室也，少頃箔中有人出，又以前問責之，曰：「若不速言，死矣！」嵩對如前，乃命曳出誅之。嵩大號，且言曰：「始將軍遣嵩密遺雅哩克書，戒不得妄泄。今不幸空死，不了將軍事。吾負將軍！吾負將軍！」箔中急，使人追問之，嵩具以對，乃褫衲衣取書以進。書入移刻，始命嵩就館，優待以禮。元昊於是疑雅哩克，陰遣愛將假為雅哩克，使於將軍。將軍知元昊所遣，未即見，命屬官日館勞之，問西夏山川地形，在興州左右，言則詳迫，雅哩克所部多不能悉，適擒西夏數人，因令除中視之，夏人能言其姓名，果元昊使。將軍意決，乃見之。將軍燕服，據案坐，屬官皆朝衣，抱文籍彙雁侍左右。於是賓贊引使者出，拜使者，傳雅哩克語，將軍慢罵元昊，而稱雅哩克有心內附，乃厚遣使者，曰：「為吾語君主，速決無遲留也。」度使者至，嵩即還，而雅哩克已報死矣。將軍知謀已行，因欲並問天都，又為置祭壇上，作文書於版以弔，多述雅哩克與天都相結，有意本朝，悼其垂成而失。其文雜紙幣，伺有敵，至急大之以歸。版字不可遽滅，西夏得之，以獻元昊，天都以此亦得罪。元昊既失二將，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，遂定講和之策。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，杖其背，僚屬為之請，莫能得。其人被杖已，奔趨元昊，甚親信之，得出入樞密院。歲餘，盡言得其機事以歸，眾乃知世衡用為間也。

范文正公領延安，閱兵選將，日夕訓練，又親戒諸路，養兵蓄銳，毋得輕動。夏人聞之，相戒曰：「無以延州為意，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。」戒人呼知州為老子，大范謂雍也。

狄武襄公青自請擊依智高，以青為荆湖南北路宣撫使，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。諫官韓絳上言，狄青武人，不足專任，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。上以訪執政。時龐籍獨為相，對曰：「屬者王師所以屢敗，皆由大將權輕偏裨，人人自用，遇賊或進或退，力不能制也。今青起於行伍，若以侍從之臣副之，復視青如無，青之號令復不得行，是循覆車之軌也。青素善戰，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，若又不勝，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，荆湖、江南皆可憂矣。青昔在延，居臣麾下，沉勇有智略。若專以智高事委之，必能辦賊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，處置民事則與孫洵等議之。智高陷賓州，復入邕州。十一月，青至湖南，諸道兵皆會。于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，逗留不進，戰敗遁歸，道死者二千餘人。時饋運未至，青初令備五日糧，既又備十日糧。智高聞之，由是懈惰不為備，上元張燈高會。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采，無所嚴憚，每議事，喧爭不用命。己酉，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，立陳某於庭下，數其敗軍之罪，並軍校數十人，皆斬之。諸將股栗，莫敢仰視。於是勒兵而進，步騎二萬。或說儂智高守崑崙關，智高驕勝，輕官軍，不用其言。公倍道兼行，出崑崙關，直趣其城。智高出戰，大敗，殺獲三千餘人。智高走還城，官軍追至城下，智高夜棄城，走奔大理。捷書至，上喜謂龐籍曰：「嶺南之平，皆卿功也。」青宣撫廣西時，儂智高守崑崙關，青至賓州，值上元節，令大張燈燭，首夜燕將佐，次夜燕從軍官，三夜饗軍校。首夜樂飲徹曉，次夜二更時，青忽稱疾，暫起如內，久之使人諭孫元規，令暫主席行酒，少服藥，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。至曉，各未敢退，忽有人馳報云：「是夜三鼓，公已奪崑崙矣！」司馬溫公嘗曰：「並馳萬馬中，能駐足者，其惟王存乎？」

詹良臣字元公，嚴州人，以累舉恩得官，為縉雲尉。方臘起青溪，聲搖江淮。賊犯處州，良臣曰：「捕盜，吾職也。」率弓兵數十人往禦之，為賊所執。賊欲降之，良臣罵曰：「汝輩何敢反！往年李順反，戮於蜀；王倫反，戮於淮南；王則反，戮於河北。同惡無少長棄市，屍為狗鼠食。汝輩何敢反！」賊怒，割其肉，使自啖之。良臣且吐且罵，至死不絕聲，見者為隕涕。賊平，官其二子。

李侍郎若水，靖康二年金人攻陷太原，屢以講和割地為說，耿南仲之徒力主和議。正月，上如青城，金人請上相見。二月，上皇帝后如青城，俱留金營，尼嗎哈逼上易服，若水叩頭流血，固爭不可，若水死之。金人曰：「我破大遼，死義者十數；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。」

劉忠顯公，初金人真定也，父老號呼曰：「使劉資政在鎮，豈有此禍！」金益知公名，必欲得公。宰相給以割地，遣公往金，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於壽聖院。正言國相尼瑪哈欲用公，公曰：「偷生以事二姓，有死不為也。」明年正月，正見公，言欲以公為正代，許以家屬行。公仰天大呼，曰：「有是乎！」歸召指使陳灌等曰：「金人乃欲用我，我當以死報國耳。」灌等泣且拜。公曰：「死生，命也。寧為不義屈乎？」即手書片紙曰：「金人不以予為有罪，而以予為可用，夫正女不事二夫，忠臣不事二君。以順為正者，妾婦之道也，此予所以有死也。」付灌持歸報諸子，即沐浴更衣，酌卮酒，以衣縊自縊。燕人歎曰：「劉相公，忠臣也！」

劉公平與西夏戰於延州三川口，戰少卻，都監內臣黃德和引兵先走，平轉鬥三日。賊問：「主將何在，何不降？」平使人應之曰：「狗賊不降，我何降也！」以眾寡不敵，與石元孫俱被執。平不復食，數罵曰：「狗賊！我頸長三尺，何不速殺我，縛我何之乎！」遂見殺。

張公克戡字德祥，出知汾州。金人陷燕山，長驅而南，分兵掠太原。金兵來攻，外援不至，勢日孤危。克戡舉力捍禦，晝夜不少懈。太原陷，汾益危。克戡召令軍民曰：「太原既陷，吾固亡矣。然義不忍負朝廷，辱父祖，累子孫，不與此城同終始，無以明吾節。」眾皆泣對曰：「公，父母也，願盡死拒守。」逾月城壞，賊既入城，克戡朝服南向，焚香拜舞，乃自引決。其家死於難

者凡八人。